

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 编
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

回顾与展望：新媒体时代下信息 组织方法的创新与发展

——第五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论文集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回顾与展望：新媒体时代下 信息组织方法的创新与发展

——第五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论文集

2017年11月 洛阳市

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
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 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顾与展望:新媒体时代下信息组织方法的创新与发展:第五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11

ISBN 978 - 7 - 5013 - 6288 - 2

I. ①回… II. ①中… III. ①文献编目—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G254.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2865 号

书 名 回顾与展望:新媒体时代下信息组织方法的创新与发展——第五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论文集

著 者 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 金丽萍 高爽 张 颀 唐 澈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nlcpres@nlc.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com → 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鲁汇荣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6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3 - 6288 - 2

定 价 120.00 元

主办

中国图书馆学会

承办

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信息组织专业委员会

协办

洛阳市图书馆

会议总协调人

王 洋

论文评审

初评(按姓名拼音排序):

卜书庆 曹玉强 刘 瑛 王 洋

终评(按姓名拼音排序):

顾 犇 贺 燕 司 莉 汪东波 喻爽爽

论文编辑

协调人:郝嘉树 刘 伟

编 辑:杜 雪 黄梦洁 李 蜜 李仕超 莫 菲 王依楠

会务

郭万里 朱青青

目 录

一等奖

- RDA 的自我完善及对国家图书馆 RDA 本地政策声明更新机制的启示 李 菡(1)
FR 家族模型的整合:FRBR 图书馆参考模型(FRBR-LRM) 莫 菲(9)
数字时代的资源编目体系 王景侠(22)
CNMARC 与 BIBFRAME 映射及其实现
——以上海联编中文普通图书数据为例 许 磊(30)

二等奖

- CNMARC 国家标准新变化及其评述 丁建勤 张 珏(42)
RDA 在国家图书馆的本地化应用研究与实践 杜 鹃(47)
编目实践中如何描述和记录 RDA 实体间的关系 方 微 杨 阳(53)
现代中文文献版本关系的界定与揭示
——基于版本学理念与实体—关系模型 孟 修(61)
RDA 规则下的 ISSN 工作
——协调与发展 宋文燕(71)
新信息环境下编目员的转型之路 王志君 张 璇(78)
音译多文种记录中罗马化规则探讨 张丽娟 王 越(85)
PRESSoo 对我国连续性资源编目的影响 赵 敏 宋文燕(91)
浅议 BIBFRAME2.0 的特征及其在中国的前景 朱美华(99)

三等奖

- 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编目的新思路
——以非正式出版物为例 崔 玥(106)
IFLA 图书馆参考模型概述及研究现状 冯 蕾(113)
民国时期编目学文献之管窥 郝淑红 屈晓晖(122)
连续出版物数据的关联与开放 李仕超(130)
中文数字馆藏 CNMARC 元数据著录规范的实践研究与探索
——以国家图书馆为例 秦 静 李凤英(136)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分类实践与思考 邱 轶(142)
新型书目框架下我国编目员的挑战和机遇
——从 FRBR 到 BIBFRAME 裘 葛(150)

非古籍类佛学文献编目工作的实践与分析·····	释贤才	释贤昌(154)
OLCC 联合目录数据库质量控制的实践与思考·····		孙保珍(161)
解读图书馆用户理念的发展与应用·····		孙凤玲(165)
国家图书馆普通民国图书书目规范控制研究·····		唐宏伟(171)
BIBFRAME 研究概述·····		徐新邦(176)
印刷类乐谱文献资源的编目模式分析·····		杨 熙(186)
新媒体时代图书编目员职业心理成熟度分析·····		衣 芳(193)
国家图书馆东文小语种编目实施 RDA“喜”与“忧”·····	张 皎 王新娜	吴蓓蓓(198)
《云林佛教图书分类法》修订记·····		张新宇(204)
从全球音乐市场发展看馆藏音乐资源揭示的现状与未来·····		郑佳盈(212)

优秀奖

现状与思考:国内 FRBR 研究评述·····		陈传媚(218)
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资源共建共享概况·····		丁 政(226)
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数据采集方法探讨·····		胡 砚(232)
国外图书馆随刊光盘管理利用方式分析及启示·····		刘 俊(236)
我国图情领域名称规范文献计量研究·····	刘 琨 李春利	白福春(244)
台湾地区联合目录发展概述·····		刘 伟(251)
西文编目中字母大小写规则与专有名词的识别·····		罗 晨(256)
中文编目中隐性不同版本的辨识方法及著录要点·····		齐晓晨(266)
《中图法》(第五版)U 类修订分析及问题探讨·····		田鹭璐(272)
大数据时代联合目录的质量控制·····		王彦侨(276)
转变·重塑·再造		
——互联网+时代图书馆编目工作走向探析·····	杨前进	高丽娜(281)
高校图书馆馆藏书目标标准化建设实践研究		
——以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为例·····		杨 琼(287)
读者获取文献失败的成因与对策		
——以国家图书馆中文图书为例·····		张 涛(293)
RDA 的研究及本土化应用·····	张潇雨	袁轶男(307)
国家图书馆港台图书与普通中文图书编目差异分析·····		周建清(314)
多卷书编目方式探析·····	朱青青	刘 伟(319)

交流论文

论编目外包的质量控制·····		艾 霞(325)
新媒体时代编目员面临的挑战·····	崔云红	朱庆华(329)
中文图书标引工作主题分析及名称规范分析·····		樊京君(333)
网络环境下的图书馆联合编目·····		韩佳芮(338)
跨越资源藩篱 共享中文数据		
——略述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		胡 媛(344)

数字化让民国期刊的生命得以延续·····	江 红(351)
新媒体时代编目员面临的挑战·····	李 恬(354)
中文图书名称规范问题分析·····	李雪梅 衣 芳(359)
浅析图书编目工作中 330 字段著录存在的问题·····	李 颖(365)
我国书目标准化发展历程及文献编目工作的发展趋势·····	刘文先(368)
新媒体时代编目员素质的提升·····	刘永梅(372)
二元对比排序法在图书馆名称规范库检索中的应用·····	齐 杰(375)
“互联网+”时代图书编目审校人员职业素养提升探究·····	乔燕萍 王广平(380)
CJK 数字图书馆建设现状调查与思考	
——基于与 Europeana 和 WDL 的比较、分析·····	王 薇(384)
浅析数字环境下联合目录建设中的查重·····	王艳萍(390)
国家图书馆中文现报“一号多版”收藏情况分析与建议·····	杨金奇(395)
试论数字时代图书馆编目员必备的素养·····	杨 静(399)
联机编目中心成员馆账号体系的构建	
——以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为例·····	张 茜(403)
联机合作下编目员的职业思考·····	张 群(407)
浅谈国内出版西文图书的归属·····	赵秀君(412)
IFLA-LRM 模型中的实体·····	钟 翔(415)
人工智能浪潮下编目工作的发展趋势·····	周保昌(419)
台湾地区中文期刊 MARC21 格式与 CNMARC 格式若干常用字段著录对比分析·····	朱 武(423)

RDA 的自我完善及对国家图书馆 RDA 本地政策声明更新机制的启示

李 菡(国家图书馆)

1 引言

编目规则完成编制不意味着结束,而恰恰是成长历程的开始。《资源描述与检索》(Resource Description and Access,简称 RDA)自 2010 年 6 月以工具套件的形式面世起,就一直处于不断更新完善的过程中。时新性及独特的更新机制是 RDA 区别以往编目规则的一大特点。RDA 指导委员会(RDA Steering Committee,简称 RSC,2015 年 11 月正式更为此名,原名为 RDA 发展联合指导委员会,The Joint Steering 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of RDA,简称 JSC)负责 RDA 内容的更新完善,通过修改(Release)和更新(Update)两种方式建立小改动和大变化的常态化修订机制,并及时发布在 RDA 工具套件(RDA-Toolkit)。小改动快速灵活,一年数次,包含快速通道变化(FastTrack changes),主要涉及印刷错误、增加或删除例子、为词汇表增添术语等方面^[1]。与之相反,重大更新必须在 RSC 的主持下,经过公开发布各方修订建议、接受各方对修订建议的回应、开会讨论批准 3 个步骤才能得以实现。自 2012 年 4 月第一次年度更新后,RSC 先后于 2013 年 7 月、2014 年 4 月、2015 年 4 月、2016 年 4 月以及 2017 年 4 月完成了五次年度更新。

当前,世界各国都处于学习、掌握、应用 RDA 的热潮中。无论是学习研究领域的起步者,还是实践中略有经验的应用者,追踪 RDA 更新、把握 RDA 最新动态都是他们无法回避的任务。

国家图书馆作为国内编目业务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要阵地,无法在 RDA 浪潮中独善其身,自 2012 年启动 RDA 的中文翻译工作以来,在理论实践与研究在国内相关培训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2015 年,“《国家图书馆外文文献资源 RDA 本地政策声明暨书目记录操作细则》(简称 NLC PS(FLR))编制研究”馆级科研项目立项成功。2017 年 3 月 27 日,国家图书馆编目工作委员会审核并通过了 NLC PS(FLR)的内容及相关实施方案,同意采用 RDA 开展国家图书馆外文文献资源编目工作。随之而来,如何开展对本地政策声明的更新和维护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NLC PS(FLR)与传统编目规则相似,只有纸质版本,与 RDA 工具包相比不具备更新的便捷性。只有借鉴 RDA 的更新经验,与其紧密联合,才能保证 NLC PS(FLR)成为能真正指导国家图书馆外文文献资源 RDA 编目的工具指南。

2 RDA 的内容更新

2.1 概述

2012年,RDA工具套件的更新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即在RDA“标签”板块中增加了更新历史栏,反映RDA内容的重大更新^[1],用户不但可以在工具套件中查阅RDA最新规则,还可以把握规则演变脉络。但该栏目仅提供RDA年度更新概要,历年快速通道变化仅在正文中体现结果,用户无法通过该栏目获知修改详情。

纵观RDA历年更新,其更新可以概括为增加(Added)、删除(Deleted)、修订(Revised)及其他四大类。2013至2017年五年间,仅正文内容的更新就涉及968项条款。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RDA四种更新方式涉及条款项数^[2]

时间	增加	删除	修订	其他	合计
2013年7月	100	28	30	86	244
2014年4月	78	41	80	339	538
2015年4月	132	76	249	14	471
2016年4月	26	5	50	18	99
2017年4月	14	5	70	1	90
合计	350	155	479	458	1442

说明:该表最终涉及条款数多于前文所述,一是包含了各附录及术语表修订情况,二是同年会对同一条款进行多种修订,而很多条款也会历经数年多次更新,分年分类统计有重复。

如表1数据所示,前三年RDA更新幅度明显大于后两年,修订的条款数量众多,2014年538项和2015年471项尤为突出。随后两年更新条款较少,均保持在100项以下,逐渐趋于平稳。这说明,作为新生事物的RDA在完成编制的初期,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各方各面对其关注度逐步升高,反馈意见也越来越多,而后两年随着RDA的逐步完善,修订意见开始大幅下降。此外,2016至2017年,FR概念模型家族进入到修订期,编目界开始研发FR家族的统一版模型。这意味着,RDA的思想基础发生较大变化必将引发RDA的大规模修订。因此,在IFLA LRM正式面世之前,RDA处于抱臂观望时期,许多条款等待着新的概念模型作为修订指导。

更新重点也是追踪RDA内容变化的要素,RDA各个章节历年更新的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2013至2017年修订各章涉及条款项一览^[2]

时间 \ 章节	2013年7月	2014年4月	2015年4月	2016年4月	2017年4月
第0章	2	3	27	1	0
第1章	1	3	1	2	3

续表

时间 \ 章节	2013年7月	2014年4月	2015年4月	2016年4月	2017年4月
第2章	21	204	36	22	2
第3章	23	68	75	1	15
第5章	0	1	4	0	3
第6章	36	123	91	34	40
第7章	3	0	33	0	9
第8章	1	4	4	0	1
第9章	33	13	13	1	2
第10章	1	31	0	0	2
第11章	65	16	13	5	2
第16章	17	1	4	0	0
第18章	0	3	1	0	0
第19章	2	5	1	1	0
第20章	0	2	1	0	0
第23章	0	0	19	0	0
第24章	0	0	2	0	1
第25章	0	0	1	0	0
第27章	0	0	1	0	0
第29章	0	2	2	0	1
第30章	1	0	0	0	0
附录B	7	2	1	2	0
附录C	1	0	0	0	0
附录D	1	2	6	0	0
附录E	3	3	6	0	2
附录H	1	0	0	0	0
附录I	1	2	0	1	0
附录J	0	0	4	0	0
附录M	0	0	3	0	4
术语表	13	19	105	25	3

从上表获知,RDA 每年更新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主要集中在 RDA 的前半部分,即导言和第 1 至 4 部分的 16 章,涉及条款分别是 2013 年 203 项、2014 年 467 项、2015 年 301 项、2016 年 66 项和 2017 年 79 项。第 5 至 10 部分的 17 至 37 章,仅对第 18 至 20 章,第 23 至 25 章,第 27、29、30 共 9 章内容 46 项条款(包含同一条款多次修订)进行更新,其中第 23 章全章是 2015 年年度更新新增章节。究其原因,这与 RDA 的整体结构密不可分。RDA 第 1 至 4 部

分记录资源、责任者和主题三组实体的属性,第5至10部分记录实体间的关系。属性是每个实体具有的特征,是识别实体的工具,也是记录实体间内在联系的基础。同时,如何记录属性也是编制书目记录和规范记录的要点与重点,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在编目实践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RSC关注RDA关于记录属性的内容,不断根据实际应用、各方反馈更新相关条款,帮助包括图书馆编目人员在内的所有用户更好地利用RDA规则。

2.2 RDA 内容变化的主要类型

五年间,数量庞大的RDA条款被更新,有的变化小,有的改动大,无法在一篇论文中一一详细阐释。下文将从增加、删除、修订这3种具体的更新方式入手,选择每种方式中最具代表性的条款,梳理2013至2017年更新情况。

2.2.1 增加

“增加”是指在概要中明确采用术语“Added”对条款进行更新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新条款,还包括条款下内容的增加,如新术语、新样例和新参见等。^[2]由表1可知,五年间共有350项条款采用了增加的更新方式,举例如下:

2015年,增加RDA 0.2.4“与FRSAD一致”。^[3]RDA以《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简称FRBR)、《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Authority Data,简称FRAD)、《主题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Subject Authority Data,简称FRSAD)组成的FR概念家族模型为思想基础,RDA 0.2就是分别详细介绍各概念模型。但是,RDA面世时,FRSAD尚未编制完成,因此不仅RDA 0.2条款不包含FRSAD内容,其他与FRSAD相关的章节,如第12至15章、23章、33至37章以及附录L都是待补充的状态。2011年,FRSAD正式出版,其建模方式发生了颠覆性改变,不再采用FRBR的第三组实体,即概念、物体、事件和地点,而是创建了两类新实体:Thema和Nomen。其中Thema是FRBR所有实体的超类,Nomen是FRAD名称、标识符、受控检索点的超类。因此,RDA在2015年更新时,增加0.2.4“与FRSAD一致”,指出RDA中主题关系的元素通常反映了与FRSAD定义的实体作品相关的关系。这意味着,有关主题部分的修订将采用Thema和Nomen两类实体,不再按照原有概念、物体、事件和地点的思路进行补充。

2015年,RDA增加了第23章“记录作品主题的一般性规则”和附录M“关系说明语:主题关系”,这也是当年更新的亮点之一。第23章从范围、术语、功能性目标和原则、核心元素、主题关系、关系说明语五个方面,说明记录作品和主题间关系的一般性规则。主题关系是核心元素,记录作品和其主题间关系时,可以通过标识符、规范检索点和/或描述相关主题中的一种或几种方法至少记录一个主题元素。可以从附录M中选择合适的关系说明语,分别记录作品、内容表达、载体表现、单件、个人、家族、团体作为另一部作品的主题时的关系。

RDA 6.2.2.4是关于如何为1500年后创作的作品选择首选题名。原条款只规定了作品以相同语言不同题名同时出版时,应选择首次获得的资源的正题名作为首选题名。但如果作品以不同语言同时出版,并且无法确定哪种语言是原始语言时,应如何选择首选题名。为了给编目人员明确指导,2013年对该条款增加了一段说明:“如果作品以不同语言同时出版,且原文语言不能确定,则选择首次获得的载体表现的正题名作为首选题名。如果同一载体表现中有不同语言版本(例如,以法语和英语发行相同文本的作品),则选择首选信息源上

的正题名作为首选题名。”^[3]该做法同样强调“首次”“首次获得的载体表现”和“首选信息来源”。对比 AACR2 英美至上、优先选择英语题名为首选题名的做法,RDA 再次贯彻了“去英美化”,走国际通用编目规则道路的原则。

2.2.2 删除

“删除”是指在更新概要中明确采用术语“Deleted”对条款进行更新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删除条款,还包括条款下内容的删除,如删除术语、样例或参见等。2013 至 2014 年更新时,如果有删除条款的需要,一般是将条款号及其内容一起删除。自 2015 年开始,考虑到后期维护或重构 RDA 结构的需要,RSC 只删除条款内容,保留条款号,添加说明文字,如 RDA 3.6.2.1 至 3.6.2.4 条款号下仅有针对删除的说明文字,“[This instruction has been deleted as a revision to RDA.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see 6JSC/BL/16/Sec final.]”^[3]。某些元素或条款的删除会对实际应用产生不小的影响,举例如下:

2015 年,从 RDA 0.6.5 核心元素中删除了发行说明、生产说明、版权日期,RDA 2.9、2.10、2.11 元素名称下原有的标签“core element”及其说明也同时被删除。这 3 个元素之前属于条件核心元素中的“等级核心元素”,即当前一项核心元素信息无法识别时,后一个元素自动升级成为核心元素。比如,关于记录出版日期,编目时如果资源上没有出版日期,则须依次识别发行日期、版权日期、生产日期。这一规则,无形中增加了编目员的工作量,加大了编目工作的成本。取消这 3 个元素的核心地位,意味着对于已出版的载体表现,只有出版说明是必备的。如果无法识别出版说明,但发行说明、生产说明或版权日期易获得的情况下,编目员可自行决定是否记录这 3 个元素,RDA 不再做强制要求。

2014 年,对 RDA 中关于条约的相关规则进行了大幅更新,包括删除术语、条款或修订条款说明。例如,RDA 6.22 原元素“条约等的签署方”被删除,其条件核心元素的地位也相应地从 RDA 0.6.6 和 RDA 5.3 中删除,现元素为“条约的参与方”;记录该元素时,依据 RDA 19.3.2.13 的做法,将其作为与法律作品相关的其他代理记录在 700 或 710 字段^[3]。这一删除,是与 RDA 6.19.2.7、6.19.2.8、6.29.1.15、6.29.1.16、6.29.1.17 等条款的修订信息相关。在该年的 RDA 更新中,记录条约的首选题名时不再选择惯用总题名(Treaties, etc.),而是将条约的名称作为首选题名记录。同理,构建代表条约的规范检索点时,不再采用“签署条约的政府/国际组织的规范名称+惯用总题名(Treaties, etc.)”的方式,而是采用条约的首选题名,即条约的名称。这一修改,也为中文在构建代表作品的规范检索点如何与 RDA 衔接指明了方向。

2.2.3 修订

“修订”是指在更新概要中明确采用术语“Revised”对条款进行更新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对条款,还包括条款下内容的修订,如修订术语、样例和参见等。与增加、删除相比,修订的概念更广泛,也包括对内容的增、删、改。在 4 种更新方式中,“修订”的方式采用最多,对 RDA 内容的影响也相对更重要。举例如下:

前文提到,2013 年对 RDA 6.2.2.4 增加了对不同语言同时出版时选择首选题名的说明,2015 年再次对该条款进行了修订:“如果题名或题名形式所用的文字不是用创建数据的机构首选的文字书写,应用 6.2.2.7。如果原始版本的正题名不可用或原始版本没有正题名,且参考源中无原文语言的题名,应用 6.2.2.6。”RDA 6.2.2.6 和 6.2.2.7 是今年更新中重新编制的两个条款,“原文语言题名未找到或不适用”和“题名以非首选文字书写”。RDA

6.2.2.7 规定:“如果题名或题名形式所用的文字不是用创建数据的机构首选的文字书写,根据创建数据的机构采用的方案音译题名。同时提供交替规则,如果创建数据的机构首选语言中有固定的题名或题名形式,采用该题名或题名形式作为首选题名。”该条款的修订,有利于各国编目机构为外国语言经典作品的翻译作品构建统一题名。例如,《浮士德》的中文译本,按照原规则必须采用原文题名“利于各国编目作为首选题名”,但按照修订后的 RDA 6.2.2.7 的交替规则,可以直接用《浮士德》作为中文译本的首选题名。这也为中文采用 RDA 扫除了一定障碍。

RDA 11.4“与团体相关的日期”及其子条款 RDA 11.4.2“会议等的日期”,RDA 11.4.3“成立日期”,RDA 11.4.4“终止日期”之前都是核心元素,2013 年更新时,增加了限定条件:对于会议等来说,与团体相关的日期是核心元素(见 RDA 11.4.2)。对于其他团体,当需要与另一名称相同的团体做区分时,与团体相关的日期是核心元素。元素“成立日期”和“终止日期”也相应更改为条件核心元素。也就是说,在为团体编制规范记录时,只有会议需要记录举办的日期或日期范围,其他元素,包括 2014 年新增的元素 RDA 11.4.5“团体活跃期”仅在需要区分时才需要记录。该修订增强了编目员工作的灵活性,降低了工作成本。

此外,除“增加”“删除”和“修订”三种方式之外,RDA 的更新还包括改号(Renumbered)、阐释(Clarified)、更改(Changed)、扩展(Expanded)、参见更新(Updated)等,这些方式被统称为“其他”。比如,2014 年变更原 RDA 2.20“载体表现和单件的附注”及其子条款号,改为 RDA 2.17“载体表现的附注”,同时增加了新条款 RDA 2.21“单件的附注”。

2.3 RDA 针对 IFLA LRM 的更新

作为 RDA 思想基础的 FRBR、FRAD、FRSAD 模型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例如,三个模型对“用户”这一概念范畴的理解不同,导致所定义的“用户任务”存在明显差异;个人、家族和团体作为责任者时,相似之处重复论述,造成模型冗赘复杂等^[4]。

为消除使用障碍,合并统一 3 个模型,2010 年 FRBR 评估组启动编制新模型的工作,2013 年在新加坡成立了 FRBR 统一版编辑组(Consolidation Editorial Group,简称 CEG),负责新模型的草拟工作,统一版暂时命名为 FRBR 图书馆参考模型(FRBR-Library Reference Model,简称 FRBR LRM)。历经初稿编制、全球评审、完善修改等环节,2017 年 5 月 22 日,IFLA 正式发布了《图书馆参考模型》(2017 年 3 月版)(IFLA Library Reference Model, March 2017 version)^[5]。该模型仍以“实体—关系(Entity-Relation,简称 E-R)”为构建基础,采用与 FR 家族一致的实体分析法建模,以用户任务作为建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3]。经过精炼、合并、新增、取消,IFLA LRM 定义了 5 项用户任务、11 个实体、37 项属性和 36 种关系^[6]。

IFLA LRM 的建模负责人 Pat Riva 曾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新的图书馆数据概念模型——IFLA LRM”的讲座中提到,FRBR 评估组与 RSC 一直保持联动的工作机制。IFLA LRM 的编制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来自 RSC 专家的专业化建议。这也为将 IFLA LRM 整合入 RDA 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早在 2016 年 11 月,IFLA LRM 正式版尚未推出之际,RSC 已在年度会议上提出将依照 IFLA LRM 更改 RDA^[7]。2017 年 2 月,RSC 在其网站上宣布,开始按照 IFLALRM 最终草案对 RDA 进行更新^[8]。此次更新也是 RDA 董事会(RDA Board,于 2015 年 11 月正式更名,原名为负责人委员会,Committee of Principals,简称 CoP)进行的“RDA 工具包重构和重设计(RDA Toolkit Restructure and Redesign Project,简称 3R 项目)”中

的一项重要内容^[9]。根据实施公告,更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新增3个实体:“集体代理(Collective Agent)”“Nomen”和“时间跨度(Time-span)”。“代理(Agent)”和“地点(Place)”已在RDA中存在,但需要与IFLA LRM统一。现有的RDA实体个人、家族和团体将被视为代理和集体代理的子类,相关说明将会做出适合的修改。此外,RDA现有元素将被作为ILFALRM高层关系的细化,每个RDA实体间的彼此关系构成的关系集合会为识别和开发新的、专门的关系指示符建立框架;第二,IFLA LRM允许属性和关系互换,支持RDA四种识别实体的路径,即非结构化描述、结构化描述、标识符和关联数据URL。“载体表现说明”这一新的IFLA LRM属性,可明确区分以非结构化方式转录的数据和其他来源记录的数据。新实体“Nomen”可以区分检索点结构化描述和实体相关的标识符^[7]。这些发展将扩展RDA覆盖的元数据抓取场景的范围,从印刷或手写目录卡片,到机器转录、规范控制、关系和关联数据^[10]。

2017年2月,RSC还开始对RDA的术语进行修订,统一术语为根据IFLA LRM更新RDA做好准备。其中,包括用代理(Agent/Agents)代替个人、家族、团体;原统一表述为“资源”的,根据具体条款,具象化为作品、内容表达、载体表现、单件。例如,RDA 2.1原标题为“Basis for Identification of the Resource”,更改为“Basis for Identification of the Manifestation”;从RDA元素标签中移除英语定冠词和不定冠词;记录一个元素时,用不定冠词“a”或“an”取代定冠词“the”。该变化说明,对RDA元素的重复性不再有任何约束条件,编目社区记录任何元素时可选择记录一次或多次;某些说明和元素定义中的术语“和/或(and/or)”被“或(or)”取代;从检索点说明中删去术语“按此顺序(in this order)”^[11]。

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3R项目进行期间将冻结RDA内容,暂时停止对RDA的修改和更新^[12]。这一年冻结期也为广大编目人员掌握RDA更新细节提供了良好的时机。NLC PS(FLR)也可借此机会探讨如何建立科学的更新机制。

3 由RDA修订引发的对NLC PS(FLR)更新机制的思考

国家图书馆实现对RDA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的大跨越历经了五年时间。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国家图书馆于2017年完成了RDA本地政策声明的编制,并获得国家图书馆编目工作委员会的审核和批准,外文资源编目正式启用RDA作为编目标准,这标志着国家图书馆外文编目工作真正意义上实现了RDA的本地化。NLC PS(FLR)正式实施之后,其更新完善将是它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本地政策声明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如何有效追踪RDA的内容更新,如何开辟NLC PS(FLR)应用的便捷平台,如何建立畅通的沟通反馈渠道等都是NLC PS(FLR)更新机制需考虑的重要问题。笔者通过对RDA更新完善情况的深入研究获得了不少启示,反观国家图书馆本地政策声明的未来发展,对NLC PS(FLR)的更新机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3.1 设立负责NLC PS(FLR)更新和维护的专门机构

RDA的更新由RSC全权负责。专业、专门机构的存在,可以确保从更新建议的征集、评估到工具包的维护等一系列相关工作有序系统地开展。同理,NLC PS(FLR)若想成为稳定、

健康、科学生长的有机体,也必须首先设立负责更新和维护的专门机构。NLC PS(FLR)由国家图书馆外文采编部项目组负责编制,国家图书馆编目工作委员会批准,其更新也可由它们共同负责,采取由下至上的信息传递模式。外文采编部负责追踪 RDA 最新动态,收集对 NLC PS(FLR)的意见建议,并将其整理上报国家图书馆编目工作委员会,由编目工作委员会讨论审核通过。

3.2 搭建更新和维护的专业化平台

RDA 工具包的产生是国际编目理论界的一大革新。相较于以往厚重的纸质工具书,电子化的工具包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随时随地查阅 RDA 规则的需求,极大地提高了用户便利性。有了 RDA 工具套件珠玉在前,NLC PS(FLR)可以上线属于国家图书馆的 NLC PS(FLR)工具包。该工具包可设立 RDA、工具、资源 3 个大类,不仅囊括 RDA 中文翻译、主要外文资源书目记录工作流程、MARC21 为 RDA 所做的修订、NLC PS(FLR)等各方面内容,还可以提供编制 RDA 记录的练习题,提供从学习到实践的完整链条式服务。NLC PS(FLR)在线化极大地节省每次更新的经济成本,与中译本的链接能方便用户直接链接到对应的 RDA 中文条款,简化查询过程,提升用户使用的便利感。

RDA 作为动态的编目规则,在经历不改变原意的重写后,其更新已进入常态化,稳定保持每年一次的更新频率。因此,NLC PS(FLR)也应该保持与 RDA 一致的更新频率,如前文所述,RDA 的更新一般包括增加、删除、修订及其他 4 种类型。NLC PS(FLR)应在每年 4 月 RDA 年度更新发布后,及时追踪当年更新的具体内容,并区分更新类型。对本地操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更新,经由外文采编部整理上报,国家图书馆编目工作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即可发布,无须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提高更新效率;对 NLC PS(FLR)中错误、疏漏之处的订正,也可采用此更新方式。相反,对于一些会对本地书目记录操作,特别是原始编目做法产生重大影响的条款更新,可以先在外文采编部内就是否更新、更新程度、是否保留本地操作特色等问题讨论形成意见,再报至国家图书馆编目工作委员会讨论确定。

3.3 开辟征集各方意见建议的渠道

NLC PS(FLR)兼具对 RDA 规则的释义和政策声明双重功能,编制人员在编制过程中尽可能考虑与实际工作的衔接,但不可能穷尽所有问题。编目人员势必会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碰到该政策声明说明不详细或尚未涵盖的问题。因此,可以仿照 RDA 更新模式,在 NLC PS(FLR)工具包开辟编目人员留言渠道,征集馆内、馆外编目人员采用该政策声明指导自身外文文献资源编目的意见,经由国家图书馆编目工作委员会专家讨论批准,对 NLC PS(FLR)中本地做法进行修订。考虑到广大编目人员理论水平参差不齐,对 RDA 的掌握程度不一,需要在相对稳定的时间内领会、理解、掌握 NLC PS(FLR),对 NLC PS(FLR)本地做法的修订不宜过于频繁。初期可保持两年或三年一次的修订频率,待大部分编目人员已熟练掌握 RDA 常用规则,日常工作可不再依赖对工具书及工具套件的查询时,可将更新频率固定为一年一次。

国际编目理论界的革新,新思想的不断涌现,新成果的不断诞生,冲击着现有的编目领域。RDA 作为这一改革大潮中的突出成果,以其广泛性、时新性、动态性吸引着众人的目光。无论是它的伴生产物 NLC PS(FLR),还是每一个编目从业者,都是这个不断生长的有

机体中的一分子。只有保持对最新事物的追踪、学习,才能稳稳立足于编目理论改革发展的潮头。

参考文献:

- [1] 罗翀. RDA 全视角解读[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 [2] RDA Update History[OL]. [2017-06-08]. <http://access.rdatoolkit.org/>.
- [3] RDA Toolkit[OL]. [2017-06-08]. <http://access.rdatoolkit.org/>.
- [4] 李茜. IFLA 图书馆参考模型中的关系[J]. 图书馆论坛,2017(4).
- [5] IFLA Library Reference Model(LRM) - March 2017 version - available[OL]. [2017-06-08]. <https://www.ifla.org/node/11414>.
- [6] Pat Riva, Patrick Le Bœuf, Maja Žumer. IFLA Library Reference Model[EB/OL]. [2017-06-08]. https://www.ifla.org/files/assets/cataloguing/frbr-lrm/ifla_lrm_2017-03.pdf.
- [7] RSC Meeting in Frankfurt 7 - 11 November 2016; Update[OL]. [2017-06-08]. <http://rda-rsc.org/RSC2016meetingupdate>.
- [8] Implementation of the LRM in RDA[OL]. [2017-06-08]. <http://rda-rsc.org/ImplementationLRMinRDA>.
- [9] Kickoff Announcement[OL]. [2017-06-08]. <http://www.rdatoolkit.org/3Rproject/announcement>.
- [10] 编目精灵. RDA 实施 IFLA-LRM 公告[OL]. [2017-06-08]. <http://catwizard.net/posts/20170206164713.html>.
- [11] Gordon Dunsire. Preparation of RDA for the 3R Project[EB/OL]. [2017-06-08]. <http://www.rda-rsc.org/sites/all/files/RSC-Chair-18.pdf>.
- [12] 3R Project Status Report #1[EB/OL]. [2017-06-08]. <http://www.rdatoolkit.org/3Rproject/SR1>.

FR 家族模型的整合:FRBR 图书馆参考模型(FRBR-LRM)

莫 菲(国家图书馆)

1 FR 家族模型的缘起与发展

1.1 FRBR 的建立

1961年10月,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编目原则会议上,通过了《巴黎原则声明》,极大地促进了图书馆编目工作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一方面,卡片目录逐渐被数字化的机读目录文档或数据库所取代;另一方面,电子资源、网络资源等大量出现,信息载体呈现多样化趋势。原有的编目原则和标准已经很难满足读者对图书馆的服务需求。1990年,IFLA 国际书目控制和国际 MARC 项目以及 IFLA 书目控制组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书目记录研讨会议,首次提出了书目记录功能需求(FRBR)概念。

此后,有关于 FRBR 的研究迅速推进:1992年,在新德里召开的 IFLA 年会批准成立了

FRBR 项目研究组;1995 年,研究组完成了对 FRBR 报告草案的长期审议;1996 年,FRBR 的报告草案在世界范围完成评议;1997 年,FRBR 项目研究小组提交了关于 FRBR 的最终研究报告;1998 年,IFLA 组织编写并出版了《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RBR)》。

FRBR 以“实体—关系”模型(entity-relationship model)为基础构建概念框架,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数据模型。FRBR 强调对书目记录的分析与描述,多层次地揭示文献信息,便于编目人员揭示、处理网络环境下多种媒体信息。

1.2 FRBR 的扩展:FRAD 和 FRSAD 的建立

FRBR 关注的重点是书目记录的内容和检索点,而较少涉及书目记录的规范控制,针对这一不足,IFLA 于 1999 年成立了 FRBR 的规范记录的功能需求和编号(FRANAR)工作组。FRANAR 工作组由 IFLA 书目控制部、国际书目控制及国际 MARC 计划共同主持,主要研究书目记录责任者的规范控制,并于 2009 年建立了《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FRAD)概念模型。

FRAD 模型涉及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包括个人、家族、团体和商标在内的名称规范记录,以及题名的规范记录。FRAD 在一定程度上为规范记录中的相关数据提供了明确定义的结构框架,但主要表现在对责任关系的规范控制上,并未包括书目数据中的主题词、地理名称、丛书等的规范控制。

对此,2005 年 IFLA 的分类和标引专业组专门成立了主题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FRSAR)工作组。FRSAR 主要研究书目记录主题的规范控制。2011 年,工作组建立了《主题规范数据的功能需求》(FRSAD)概念模型。

1.3 FR 家族模型的整合:FRBR-LRM 的建立

FRBR、FRAD 和 FRSAD 三个模型均是以“实体—关系”为框架建立,形成了 FR 概念家族模型,较为全面地构建了书目记录、名称规范记录和主题规范记录体系。FR 家族模型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编目规则,但对规则的制订起着指导作用。例如,国际编目规则《资源描述与检索》(RDA)就是以 FRBR 和 FRAD 为基础建立的。

但上述三个模型之间在许多概念上均存在各种差异,而编目工作中既包含 FRBR 模型中的书目记录,也包含 FRAD 和 FRSAD 模型中的规范数据,这种概念的不一致会造成规则的逻辑混乱。并且 FRAD 和 FRSAD 模型的建立本身就是对 FRBR 的补充,建模方式相同。因此,将 FR 家族的三个模型整合成为统一的概念模型成了必然趋势。

为此,IFLA 于 2010 年成立了 FRBR 评估组,着手推动 FR 家族模型的一体化进程。2013 年,FRBR 评估组在新加坡举行的 IFLA 大会上成立了 FRBR 统一版编辑小组(Consolidation Editorial Group,简称 CEG),负责编制新的模型,并将新模型暂时命名为《FRBR 图书馆参考模型》(FRBR-LRM)。2016 年 2 月,CEG 发布 FRBR-LRM 全球评审草案征集意见,经修改后于 2017 年 3 月推出正式版报告。